

流浪、流亡、旅遊：中西接觸地帶的旅行書寫

張淑英

摘要

本文以中/西四位作家—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和塞拉（Camilo José Cela）—的遊記為例，探勘他們透過文字書寫流浪、流亡或旅遊經歷的心境和視角，他們經由旅行記述與書寫，娓娓細訴他們因外交、旅居、參訪所形成的東/西接觸，以及往來西班牙、台灣與中國的因緣與境遇。

西方作家旅居東方/中國，見證東方/中國民俗風情與文化的視野和觀感，常從想像、接觸到實踐的過程產生思辨與蛻變，反之亦然，這些書寫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與思維的改變。本文也將援引若干理論，探討人類在接觸不同文化場域產生的碰撞、他/我之間的差異與溝通符碼，從想像到理解的過程得到平衡與和諧，繼而共通共融。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和塞拉四位作家分別以外交出使、旅行漫遊、異鄉流亡和訪問交流方式論述他們往來東西之間，在中國、西班牙與台灣的行旅中，如何銜接自己與他者，進而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感情與移情。

關鍵字：流浪、流亡、旅遊、接觸地帶、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塞拉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study some travel literature writing of four writers, Xu Zong-Pei, Sanmao, Rafael Alberti and Camilo José Cela, pretending to observe how they reflected their points of view and attitude toward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eople they got in touch with. These writers, two had been living in Spain; one visited China (1952) and another visited Taiwan (1994). No matter how long was their stay or what kind of motivation of their writings, we can see some different description from their role as a tourist, traveler, visitor and writer. Travelers are used to imagine prior to their travel and then things came out of their imagination most of the time as a surprise and empathy.

This article will take some theoretical studies regarding travel literature in order to see the cultural conflict or assimilation between one himself and *the other*, and how the writers reconstructed their concept and revealed their writing by way of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Wanderings, Exile, Travel, Contact Zone, Xu Zong-Pei, Sanmao, Rafael Alberti, Camilo José Cela

流浪、流亡、旅遊：中西接觸地帶的旅行書寫¹

張淑英

一、前言

近二十餘年來，旅行文學書寫在中外文壇、學界蔚為風尚，從個人隨性的旅遊雜記到出版社為了出版委託作家旅行創作，從單純文學出版到學術研究，寫生記事有之，觀光宣傳有之，加入品嚐各地美食有之，引用中外學理辯證有之，旅行的分際和文類的區隔從實際移地（一地）到虛幻邊界（夢遊、想像），從個人抒情到家國胸懷，從當下賭物思索到歷史回溯批判，旅行文學文類的擴張與延伸平添許多學術的況味和研究的視角，彷彿「蝴蝶效應」，影響無遠弗屆，整體而言積極正面，拓展學術的地平線，讓學者的研究更為多元精采。

我個人過去經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執行七年的「旅行文學」專題計畫，² 西班牙文學方面，研究視角從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盛行的流浪漢小說傳統，到十九世紀末九八年代的家國想像書寫，到現當代生死時空交錯的奇幻文學。拉丁美洲文學方面，從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的旅行探險日記到異地統治的編年史地誌，³ 從虛構的實地模擬與在地書寫到跨越疆界的異地殖民統治或想像，深深感受到旅行文學的迷魅與深厚影響，其連結個人、社會與國家的情感，猶如蜘蛛吐絲結網般綿密細緻，多彩繽紛。

職是之故，今日藉著「季風亞洲研討會：近代初期的西班牙與東亞國際研討會」的契機一併回顧過去的研究，並前瞻未來旅行文學可能的走向與影響。以「流浪、流亡、旅遊：中西接觸地帶的旅行書寫」為題，舉四位作家的旅行書寫為例：徐鍾珮（1917-2006）、三毛（1943-1991）、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1902-1999）和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2002），他們分別以外交出使、旅行漫遊、異鄉流亡和學術訪問交流方式往來中西，他們的旅行書寫、筆記或專欄，敘述往來中國、西班牙與台灣之間的心情、感情與移情，分別在三地帶動不同風潮與影響。這些行腳點滴，不同於往昔的軍事、政治力量的殖民統治，今日透過文化軟實力

¹ 本文原為「2016 季風亞洲研討會：近代初期的西班牙與東亞國際研討會」開幕專題演講（2016年6月20日）。演講以西班牙文進行，以中文文字摘要便利現場不諳西文之聽眾。

² 計有：「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傳統與當代旅行文學」（2006-2007）；「流浪漢、夢想家、旅行者、思鄉人—西班牙黃金世紀、九八年代至二十世紀旅行文學的延變」（2007-2010）；「旅行·殖民·翻譯—拉丁美洲的旅行書寫與殖民文化」（2010-2013）前後共七年與旅行相關的研究。

³ 例如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之旅的《日記》（*Diarios*），西班牙征服者艾爾南·科提斯（Hernán Cortés）殖民統治墨西哥的《書信報告》（*Cartas de relación*）。

潛移默化，深植人心。

今年是 1989 年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百年冥誕，西班牙各界紀念他的百年冥誕活動，熱門題目為他的旅行遊記書寫，尤其第一本遊記《亞卡利亞之旅》（*Viaje a la Alcarria*, 1948）所記述的瓜達拉哈拉省（Guadalajara）最為積極活絡。塞拉曾於一九九四年應邀訪問台灣，在台一週期間造成「塞拉旋風」，是少數國際作家（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訪台中最熱門、「家喻戶曉」的人物。⁴ 因此，藉著西班牙紀念他的百年慶時，擇選我個人認為具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從不同視角論述西班牙與中國、台灣的交流關係。今年七月一日，台灣和西班牙華人也將舉辦「旅西華人百年學術研討會」，⁵ 追溯中華民國留西留學生一百週年的歷史與進程，為中西交流見證。

旅行文學創作中，徐鍾珮的《追憶西班牙》，以外交官夫人身分和記者的專業素養，遊移理性與感性之間，娓娓敘述西班牙的舊宮新朝、歷史情結、與她個人知性的反思，今年剛好是她逝世十周年，我們藉此追憶她的「西遊記」。三毛的旅行著作《撒哈拉歲月》、《夢中的橄欖樹》、《稻草人的微笑》...等遊記，讓她成為當代對中國、台灣最有影像力的作家之一，影響了西班牙語學子的學業抉擇與對西班牙的嚮往，也讓她個人在西班牙的行旅成為世紀神話與傳說，今年也恰為她逝世二十五週年。阿爾貝帝的異地流亡之旅（1939-1977），離散心情到了中國真情流露，《微笑中國》（*Sonríe China*）難掩流亡的孤寂與鄉愁，今距離他造訪中國的 1957 年剛好快滿一甲子。我藉著這四位作家—兩位女作家兩位男作家，與各位分享個人觀察與研究經驗，希冀共同切磋，開拓中西交流更廣闊的視野與地平線。

質言之，我以旅行書寫為題，和大會的主題頗能彼此銜接連結。大會發表的論文有大航海時期殖民地的探勘與古蹟發現、有東亞地理命名的歷史淵源、東西（中國、台灣、日本、菲律賓）文化交流與航行的史料記載、有宣教士在地的語言學習與輸入/輸出，有大航海時期的飲食記憶，菲律賓在亞太商賈貿易的樞紐定位...等等。幾世紀以來，「旅行文學」的演變，從流浪漢小說到殖民征服日誌、到移民遷徙、流亡避難、旅行觀光，到今日鼓吹國際化移動的浪潮下，全球邁入一個無國界的行旅，從一地到另一地，每一處都是接觸地帶，每個接觸都可能是「蝴蝶效應」。

二、東西方交流的接觸地帶

⁴ 塞拉來台一週拜會李登輝總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臺大陳維昭校長、教育部長郭為藩、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台北市長黃大洲、輔仁大學頒與榮譽博士學位，張大春「縱橫書海」節目採訪、聯合報副刊「塞拉文學周」連續五日刊載他的中譯作品和評論文章。

⁵ 此研討會由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中文學部、淡江大學西語系和馬德里孔子學院合辦。

近現代的二十世紀，西班牙讀者或歐洲讀者認識東方（中國、日本），有類似班納迪克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所謂的「大範圍的認同與特殊主義的地方意識」（69）；或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言的想像的地理和東方化的東方：「西方是強有力、清晰明白，東方是遙遠曖昧、被征服的國度」（79）；「一個是西方人可以回溯的舊東方，如伊甸園、天堂，一個是探險家哥倫布要建立的新世界」（81）。上述兩人的論述反應的是東西方對彼此的陌生與想像，可能產生的誤解與假象，或偏見與媚俗。同時，東西方的權力槓桿，從歷史縱軸審視，殖民體制下權勢的不平衡造成的「高低、優劣、強弱、進步與落後...」的差異，都會影響往來交流的動機與判斷。Mary Louise Pratt 在《帝國之眼》（*Ojos imperiales*, 4）中提出「接觸地帶」一詞（Contact Zone）時，她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空間」：當兩個不同文化相遇時，或衝撞，或扞格，通常是在一個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例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主宰與從屬而產生的權力衝突」（*Ojos imperiales*, 90）。1999 年她再度提出〈接觸地帶的藝術〉（"Arts of the Contact Zone"）時則引申詮釋，說明這「接觸地帶是從一個接觸興趣的地帶，繼而長久醞釀、潛移默化的過程。例如，殖民時期征服者與原住民的「接觸地帶」是兩個文化的衝擊、抗拒、磨合與協調的歷練」（*Ojos imperiales*, 90）。上述三位學者的論述比較從殖民歷史、政治與權力的角度審視，轉換成當代交流互動，不失可用為對當代旅行文學書寫的詮釋。

一般旅行文學被視為軟調性，然而下意識中，旅人的書寫與印象恆常在權力的鐘擺下游移。塞拉在他的作品《流浪地理》（*Páginas de geografía errabunda*）中談到旅行的觀念時，他指出有三種旅行方式：一是高度之旅，意即跨國界遠行，造訪異國風俗民情；二是沿岸之旅，即境內旅遊或就近至熟悉之地旅遊；三是深度之旅，亦可稱為知識之旅，因應論述或專題探討而設定點旅遊，或藉閱讀經驗虛擬旅行地圖來書寫（375）。⁶一般旅行文學的觀念多著重高度與深度之旅的書寫，而忽略沿岸之旅的探索。塞拉訪台時曾提到「遊記是反映人生百態最鮮活最直接的方式，必須它復甦且歷久彌新，在文學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亞卡利亞之旅》，16）。塞拉來訪與其遊記作品《亞卡利亞之旅》中譯對臺灣旅行文學的書寫具有推波助瀾之功（徐淑卿 1997），只是台灣的旅行文學仍偏重高度之旅的書寫，未來應可回歸思索本地景致、人文的深度之旅，創造出本地沿岸之旅的旅行文學特色。沿岸之旅中，對景致與鄉土文化的書寫與傳頌正是西班牙旅行文學跳脫高度之旅與深度之旅的框架，別出心裁創作的亮點，尤其二十世紀，在西班牙

⁶ 中文詳見《亞卡利亞之旅》，張淑英譯，頁 15-23。

旅行文學傳統裏發展出「說西班牙」（"contar España"）的旅行書寫潮流(*Viaje a la Alcarria*, Pozuelo Yvancos, 12)。

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嘉塞（José Ortega y Gasset）對旅行文學的詮釋和德勒茲的「游牧觀點」較為相仿。他的論述《遠足與觀賞筆記/旅行，人，風景》(*Notas de andar y ver. Viajes, gentes y países*)，《安達魯西亞理論》(*Teoría de Andalucía y otros ensayos*)等著作提到旅行中「自我」，「環境」與「他者」的關係與相互觀點異質處：「旅行中必存在一個與「自我」相關的景致，此景致之存在必與「非我」的大環境息息相關；要瞭解「異己/他者」必得透過推測與重建「異己/他者」周遭的環境/風景，以及「自我」與「異己/他者」的互動關係；即視「異己」為每個獨立的個體/自我，設身處地接受「他者」的環境與觀點。這便是《吉訶德傳》中吉訶德與桑丘·潘薩對周遭環境彼此觀點不同而能互補平衡的關係(43; 49-51)。奧德嘉·嘉塞的論述可視為當代西班牙旅行文學最精闢的理論，是為深度之旅的理論論述典型。

1. 徐鍾珮的《追憶西班牙》

綜合上述學理論述，我們以文本為體，審視這些作家從那些面向切入書寫。近代從文學認識東方中國，以西班牙讀者而言，集體想像或刻板印象，直接明顯的閱讀經驗應該是從賽珍珠的《東風·西風》(*East Wind: West Wind*, 1930)得來。⁷《東風·西風》不是賽珍珠最知名的作品，但因隔年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獲得普利茲小說獎，1938年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她的首部作品《東風·西風》的意象也跟著極具象徵意義。賽珍珠往返旅居中國多次，時間不算短，她個人的學術專業和教書生涯奠定她創作書寫的說服力與張力。因此他對中國的觀察書寫對西方讀者極具大眾魅力。類似的說服力或張力情形，我們在徐鍾珮的《追憶西班牙》中找到影痕。究其緣由，徐鍾珮的外交官夫人角色，以及當時的西班牙或台灣的社會文化氛圍，知識分子的書寫具有相當「權威」，而徐鍾珮的貢獻，正如她給林海音的書信所言——如今我們讀來，「四十年來家國」——這本民國六十五年（1976）出版的遊記，迄今彷彿依然歷歷在目，國人對西班牙的認識與了解，許多層面似乎仍停留在大範圍概括的認知。

「... 在我寫那些小品的時候，中西尚有邦交，於是我只挑些古董材料。在我收集的古董裡，我特別喜愛一些宮室的故事。我去西之初，在坊間遍尋有關西班牙書籍，毫無所獲，於是立志要寫一本有

⁷ 依據西班牙歷史悠久知名出版商 Jesús García Sánchez (Visor Libros) 的訪談，2016年5月4日。

關西班牙的書，幫助去西的人了解一點歷史背景。我的幾篇，以西班牙歷史為經，以宮室為緯。... 以最通俗的方式，使人對西班牙稍有印象。」(2)

另一封信中，她又對林海音提到後來的改變：

「在我提筆寫西班牙時，我束手束腳，不敢放手。待中西邦交變化，我可寫的尺度較寬，卻又給感慨擁塞。我如把當時的反應記錄下來，可能會變成『廉價的感情』，我覺得我不易把理智和感情平衡，也不易把歷史和現實的成分，配得恰到好處。... 也許我比以前成熟，但成熟使我無復膽氣如虹 ...」(3)。

《追憶西班牙》是一本生活摭拾，是一些每日接觸的寫真，自然真情，簡單俐落，不誇張也不矯情。《追憶西班牙》是徐鍾珮隨先生朱撫松大使出使西班牙（1965-1971）、外交工作之外的生活點滴。少了政治，少了達官貴人，少了禁忌，少了繁文褥節，多了私誼，多了凡夫俗子，多了日常生活，多了感情。徐鍾珮算是一位「城市漫遊者」，以她本身記者的專業，和外交官夫人的身分，讓《追憶西班牙》知性與感性兼具。此書總共十一篇文章，篇篇精采，〈新皇朝 舊皇宮〉寫馬德里皇宮提到「皇宮裡也有中國花瓶，導遊的人對中國日本的花瓶分不清楚，有時把中國花瓶說成了日本花瓶，有時又硬說那日本貨，是中國乾隆出品。而最奇怪的，是有一個瓷室，非特陳列瓷器，而且自天花板到牆壁，無一非瓷，瓷上還有突出的花紋人物，竟然全是中國人！...我常覺得奇怪，我們第一個發明瓷器，第一個會造絲，而我們卻從沒有想到過拼一間瓷室，也沒有想到過用綢緞糊牆」（5-6）這一段說明了西方對東方的集體想像和誤讀，也呈現了中國徒有文化，鮮有創意的形象。此外，普拉多博物館，托倫多古堡，伊莎蓓拉女王，格倫那達⁸...的描繪，除了是西班牙旅遊景點必訪的「經典基本」之外，較之今日的遊記敘述，都來的深刻有意境，尤其歷史追蹤與探尋，更是鉅細靡遺。三篇在出書之前先在報章刊載的〈觀光和觀光客〉、〈悠閒〉、〈我看鬥牛〉更是早先一步，為西班牙的文化觀光注入現代詮釋與宣傳，釐清「旅行」與「觀光」的差異。而〈最後的老兵〉——記佛朗哥一文，有別於現代多數論述一面倒，將佛朗哥寫成獨裁將軍，負面書寫多過正面觀察的筆觸，徐鍾珮這篇有著外交與政治的細膩與實際接觸，肯定佛朗哥帶給西班牙和平、經濟復甦、中產階級的興起（102）。佛朗哥逝世四十一年後的今天，重翻歷史扉頁，展讀徐鍾珮的「最後的老兵」，伊比利

⁸ 此處中文地名、人名翻譯均依照《追憶西班牙》的書寫方式。

半島昔日的光芒彷彿浮現，古月映照今塵的掠影。

閱畢徐鍾珮的《追憶西班牙》，讓人感覺遊記的時間刻度彷彿停止一樣，今日的遊記書寫西班牙的景致，少有超越徐鍾珮的深度與視野，《追憶西班牙》堪稱是高度之旅的深度旅行，也貼近高度之旅的幾項特色：觀異國風情，寫古蹟、建築物，側重歷史。應鳳凰、鄭明嫻說她是女作家的中性文體，擺盪於理性和感性之間，字裡行間流露出愛國憂時的情懷，時而又發揮她記者敏銳的觀察力，幽默、趣味、深度兼具，啟發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⁹ 這部《追憶西班牙》誠如林海音的序文所言：「（徐）鍾珮把握住西班牙的縱與橫，捕捉了西班牙的『精氣神』，寫出這本「追憶西班牙」，實在是可以傳世的精心之作。她不僅是遊記，也是歷史，更是散文。」（《追憶西班牙》，5）。我在大一閱讀了她的《追憶西班牙》，迄今成為對西班牙永遠的「追」與「憶」。

2. 三毛的「流浪漢旅行文學」（literatura picaresca）

西班牙文學傳統裡十六世紀興起的「流浪漢小說」，演變到十九世紀末成為「深度之旅」的旅行文學：結合文學、風景、卡斯提亞為旅行書寫三元素；戰後以塞拉為首的遊記書寫蓬勃發展，影響所及，1960 年代形成一股「說西班牙」的在地創作與書寫風潮。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傳》所展現的便是一種「流浪漢文學」的風格。吉訶德三次出遊，塞萬提斯寫下吉訶德在西班牙境內遊歷的所見所聞與奇人奇事，奠定西班牙文學的傳統與圖騰。西班牙的流浪漢文學，我們若以德勒茲的「游牧觀點」來詮釋，則是類似從「去畛域化」（desterritorialización/deterritorialization）到「回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reterritorialización）的過程，游牧＝流浪，去回之間人物的身分與認同因著空間的改變而蛻變與再適應（Deleuze & Guattari 361）。三毛的沙漠書寫和她個人的心境轉換最接近這樣的空間/地方論述。¹⁰

簡言之，流浪漢小說有幾項特點：自傳的體例，但是主角非作者（演變成旅行文學時，作者恆常成為第一人稱的主角）；飢餓因素與低下階層人物的貧困是特點，寫人為主，追求個人主義與自由。相當難得的，在台灣的旅行文學書寫中，又與西班牙結下不解之緣的三毛，她的旅行遊記系列，充分展現了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在地旅行書寫的風格。一般的旅行書寫重「高度之旅」，也就是跨越疆界，跨越國度，著重異國情調的描寫。三毛一系列的散文遊記，一方面是異國情調的書寫（「說西班牙」），一方面卻展現典型的西班牙在地的「流浪漢風格」：

⁹ 參酌應鳳凰、黃恩慈。〈擺盪於理性與感性間——徐鍾珮〉，五〇年代文藝雜誌及作家影像資料庫，<http://tlm50.tw1.ncku.edu.tw/index.html>。應鳳凰該文援引鄭明嫻與張瑞芬的文章。

¹⁰ 詳見賴雅慧碩士論文。

寫人重於寫景，細膩、細微，尤其市井小民的記述。¹¹ 在眾多針對三毛為何取名「三毛」的解釋中，三毛答稱：「三毛的名字是暗藏著易經裡的一個卦，乾卦、坤卦，三毛就是小人物的意思」（《三毛傳》，187）。這樣的筆名別號十分吻合流浪漢小說的特質。耐人尋味的是，三毛的遊記書寫，她個人的角色與當地文化融合認同，她是一個異鄉人，行文走筆間卻更像一個在地人，沒有離散的鄉愁，少見飄泊的孤獨，即使沙漠生活的單調，卻豐富了她的筆，多了些詼諧趣味和淘氣。文藝復興時期的流浪漢小說和主角以男性居多，但也有一部相當知名的女流浪漢小說叫《女流浪漢胡絲汀娜》（*La pícara Justina*）。「pícara」原本意涵就帶有「淘氣、俏皮、機伶、鬼點子」的特質，三毛的角色，彷彿文藝復興的女流浪漢胡絲汀娜再現，從伊比利半島跨越直布羅陀海峽，到撒哈拉沙漠，從橄欖樹的墨綠到沙漠的深黃，妝點她的西班牙萬花筒。

1970-1980 的年代，出國旅遊並非易事，更非流行的消遣，觀光亦尚未成為風尚。三毛在彼時遠渡重洋，寫下《撒哈拉的故事》（例如，〈沙漠中的飯店〉、〈沙漠觀浴記〉，1976），《哭泣的駱駝》（例如〈沙巴軍曹〉、〈哭泣的駱駝〉1977），《稻草人手記》（例如〈親愛的婆婆大人〉、〈警告逃妻〉，1977），《溫柔的夜》（1979），《夢裡花落知多少》（1981），《背影》（1981）等這些與荷西相關的遊記，而在荷西溺斃、天人永隔之後，三毛這些個人的書寫化成集體的傷痛，三毛筆下的荷西成為集體淚水哭泣的對象，讀者跟著三毛的筆觸神遊異鄉：伊比利半島、撒哈拉沙漠，也跟著她哭泣，哀傷。三毛體現了人人想飛的願望，書寫了人人想說的故事，體驗了人人渴望的愛情，三毛成為眾人的「替身」，也成了眾人的「附身」。因此三毛的旅行書寫，從個人到群體，從流浪的邂逅變成旅遊的熱潮，從個人的經驗變成現代神話與傳說，從一人的旅遊變成集體的學習。「三毛熱」於焉形成：三毛生前成為讀者偶像，死後更平添傳奇。1980-1990 在台灣，1990 迄今在兩岸，除了「流浪文學」之風文壇披靡，也帶動了西班牙文的學習與遊學。三毛的遊記，印證了 Judith Alder 的〈旅行是一種表演的藝術〉（"Travel as Performed Art"）：亦即，「旅行是再現的藝術，是一種履行傳統與既定的模式，像一個儀式，一個禮儀，旅人「步著前人後塵」的腳步與方式，去面對體驗周遭的環境，並判斷評論自己行為的好壞與善惡」（1361/1378）。這是三毛在兩岸三地造成的旋風和近年來大陸西文與三毛熱的成因。¹²

¹¹ 皇冠出版社在三毛的系列套書中，附上陳憲仁的導讀文章，陳憲仁以〈三毛傳奇與三毛文學〉為題，當中述及三毛對市井小民記述尤多，此文引述時雖以三毛遊中南美洲（《萬水千山走遍》）為例，但觀三毛書寫西班牙遊歷經驗的系列叢書，亦多著重小人物與日常生活刻劃，足見三毛寫人物的風格十分一致。

¹² 根據上海塞萬提斯學院（2013 年已裁撤）前文化部主任 Magdalena Rosell Bertrán 的調查研究，大陸高校西班牙語文學系的學生學習西語的動機均會提到閱讀三毛的遊記產生學習興趣，希望有朝一日步上三毛的足跡，一遊伊比利半島和迦納利群島。原本該學院規劃舉辦三毛文學研討

2.2 《橄欖樹》

三毛其人其作，在台灣就如張愛玲一樣，可說是穿越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對青春世代影響最深遠的女作家。一九八〇年代，三毛其人與筆下的世界是當時年輕學子的偶像與幻想奇境，二十一世紀則是少年十五、二十學子實踐他鄉逆旅的標的與尋夢園。若說旅行文學構築了中西往來的橋樑，三毛的遊記書寫同時凸顯了另一個現象：三毛作品引發的熱潮是一系列的撒哈拉沙漠書寫、與荷西的感情與婚姻；1980年代，聯副贊助三毛到中南美洲旅遊（1981年11月－1982年5月），¹³ 寫出遊記《萬水千山走遍》，更是炙手可熱。這當中可以探尋《東方主義》裡另類的思考，亦即，遠行到中南美洲的原因：「異國情調、廣袤、遙遠、神話、傳奇」的現象與可能。一九八〇年代堪稱目睹：「三毛火紅，沙漠變綠洲，暗降西班牙」的現象。文壇氛圍依稀感覺，西班牙的形象並沒有因為三毛紅了、撒哈拉沙漠在書市變綠洲了而跟著提昇能見度、強化讀者接受度和影響力。西班牙的圖騰反而隱沒不見了，撒哈拉的魔幻出現了。《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和《稻草人手記》遠比剛斷交的伊比利半島（1973年斷交）和猛衝直撞的鬥牛來得和藹可親，來的精采動人。解嚴前的異國情調旅遊書寫是何等致命的吸引力，創造奇幻、神話遠比反映真實來得吸睛、有賣點、無爭議。這應也是聯副贊助三毛遠到拉丁美洲旅行探險的考量。《三毛傳》精確剖析了三毛「天時地利人和」的書寫和走紅的亮點：「三毛帶來異域文化的衝擊。她漂流異國，去了許多中國人從來沒有到過或很少人到過的地方，洞開了異域文化，特別是撒哈拉沙漠文化的天地，使這個遙遠的世界突然如此第接近起來。她在文化上滿足了夢想『萬水千山走遍』、探視外部世界者的好奇心」（392）。一言以蔽之，三毛體現了十九世紀歐洲布爾喬亞階級壯遊者（Grand Tour）的旅程。

西班牙的圖騰被撒哈拉沙漠的熱浪淹沒了，但是，三毛還是把西班牙的珍寶永恆傳下來了。三毛除了親自從西班牙文翻譯《娃娃看天下》（*Mafalda*）系列最受歡迎的知性漫畫書出版（1980），也寫下了迄今成為經典的民歌《橄欖樹》，和名作曲家李泰祥、名歌手齊豫成為台灣民歌音樂的鐵三角。¹⁴ 讓我們穿梭時光隧道回到過去：三毛1967年首度到西班牙遊學，之後歐遊德國，再轉美國。1971年寫下《橄欖樹》，無庸置疑，這首歌絕對是西班牙靈感，姑且不論西班牙是全

會，邀請皇冠出版社與兩岸學者談論三毛現象。

¹³ 剛好在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得到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半年前。

¹⁴ 2016年3月24日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重點大學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由校長帶領全校75名不同學院師生到臺大，當晚在中山堂聆聽兩校學生歌唱表演，齊豫以臺大校友貴賓身分出席，特別演唱《橄欖樹》，同時慶祝民歌四十（40年）。

球橄欖生產第一位的國家，流浪漢，吉普賽（*España cañí*）的形象與傳頌，再也沒有比西班牙更貼切的符號讓三毛寫下這首歌詞了（雖然當時寫詞說是為了贊助朋友留美深造；《三毛傳》，160）。作曲家李泰祥和齊豫在敘述《橄欖樹》的意象時說到：《橄欖樹》象徵人們追尋的理想，本來不叫《橄欖樹》。三毛寫詞給李泰祥的時候，這個詞叫做小毛驢，橄欖樹原來叫小毛驢，因為其實三毛不只是去西班牙，還有外地的群島。三毛表示，西班牙的草原上是有很多小毛驢的，所以那時候她就說，在草原上不是尋找橄欖樹，是看到小毛驢。¹⁵ 三毛 1972 年再度回到西班牙，到迦納利群島與荷西結褵，創造了荷西傳奇，拼貼了撒哈拉沙漠的迷魅與神祕，激發了人人想試騎駱駝的想望。《橄欖樹》一曲，雖遲至 1979 年才由齊豫主唱面世，它跟西班牙的連結早已結下情緣。

從徐鍾珮和三毛的遊記中，我們發現兩位作者企圖尋找達到的共同的特點：力求樸實簡單（《三毛傳》，392），這也是塞拉在《亞卡利亞之旅》自序裡提到的初衷：「這部作品受到肯定，我想原因是它簡單、自然、樸實」（《亞卡利亞之旅》，11）。¹⁶ 1991 年三毛自縊過世後，論者談「三毛熱」長達十五年實為文壇奇蹟，非一般作家所能為力。然今日觀之，似乎第二波的「三毛熱」再現正要蓄勢待發，2011 年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的各項展覽、出版「三毛典藏」與紀念活動透出這樣的訊息。當然它必然是不一樣的發酵和發展方式，也會因應時代變局有所突破，誠如《三毛傳》的敘述：三毛以自己的魅力，影響一代青年，對三毛的記憶，幾乎是對青春記憶的標誌，三毛透過寫作，不斷自塑形像，這個將旅人和故事合而為一的「自戀書寫」是三毛成功的魅力，也是三毛的侷限（391-393）。因此，我們這個世代詮釋「三毛熱」的方式應該像是詩人痙弦所言（〈百合的傳說〉）：「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還是去研究她的作品」、「研究她特殊的寫作風格和美學品質，研究她強烈的藝術個性和內在生命力，才是了解三毛、詮釋三毛最重要的途徑」（陳憲仁〈三毛傳奇與三毛文學〉）。

3. 阿爾貝帝的《微笑中國》：流亡&離散鄉愁

阿爾貝帝是西班牙二七年代（1927）的詩人群，也是二七年代詩人最後一位凋零的詩人。西班牙的二七年代被視為是黃金世紀（十六、十七世紀）之後第二個詩的黃金世代，也是西班牙現代詩最為繁榮的時期，名詩人齊聚。這一群詩人

¹⁵ 這個解釋也不難理解。西班牙 1956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希梅聶茲（Juan Ramón Jiménez）現代主義風格的知名傑作、散文詩《小毛驢與我》（*Platero y yo*，或譯《灰毛驢與我》、《銀驢與我》），描述小毛驢在安達魯西亞草原與主人嬉戲共融的生活點滴，人與動物深厚的情感交流至為感人，三毛若以小毛驢為靈感，應也是源於對此作品的認識。另詳見：〈歌的故事／禁不了的《橄欖樹》原是三毛的小毛驢〉：<http://www.nownews.com/n/2009/04/25/927138>

¹⁶ 塞拉在第 23 版的序文中再次重申它的簡潔樸實與直接：「Quizá mi libro más sencillo, más inmediato y directo, sea el Viaje a la Alcarria; también es el de más confusa andaluza, el que presenta mayor número de variantes」（Cela 1993:59）

也是西班牙內戰的受害者：遭暗殺有之（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流亡有之（紀嚴-Jorge Guillén，薩里納斯-Pedro Salinas，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詩壇中對二七年代詩人的評價有所謂「羅卡歌頌吉普賽，阿雷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1898-1984; 1977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歌頌農民，阿爾貝帝歌頌水手」的說法。本文第三位「接觸地帶的旅行書寫」將以阿爾貝帝為例，敘述他的「流亡」經驗，在旅行書寫中呈現何種氛圍與特色。阿爾貝帝的詩寫海詠浪，他的政治心路歷程和聶魯達有幾許類似，他們都是忠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一度不見容自己的國家，聶魯達流亡日短（1950-1951 流亡義大利），阿爾貝帝則是 1939-1977 長達三十八年時間都客居他鄉：他協同妻子瑪利亞·德瑞莎（María Teresa León）從西班牙到法國，從法國到到阿根廷，期間短暫客居智利和烏拉圭。從北半球到南半球，從歐洲到拉丁美洲，雖然同為西語國家，異地逆旅的鄉愁不時浮現。

1957 年阿爾貝帝夫婦應邀訪問中國，從「西方」到東方，吐納歐風和拉丁風，吸入東風，將一切見聞寫入 1958 年出版的《微笑中國》一書，有詩有散文：歌頌中國、憑弔中國、想像中國、發現中國。阿爾貝帝的流亡身分，讓他的中國旅遊覆蓋另一層不同的意涵：多了鄉愁、多了慨嘆、多了疑問、也多了驚豔/經驗。

《微笑中國》就文法語義和詩意可以有兩種解讀：直述句和命令句「中國笑了」或「中國，笑吧」，但無論是敘述或祈使命令語氣，都濡染著迎迓中國的「相見歡」喜氣。

《微笑中國》分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詩有散文：第一部分類似前言介紹，說明中國的昨日與今日，印象中的中國（〈西班牙所認識的遙遠的國家〉）；第二部分則是在中國的行旅遊歷，從北京南下到四川（成都、重慶）、江南（杭州、上海）、再從杭州到奉天（瀋陽）；這是全書最多篇幅也是主軸的部份。阿爾貝帝從成都的春天談起，談一些就地學習的中文的發音（西班牙-Sipañá;（珍）珠-Chu; 絲）和中國典型的珍寶：絲、竹、瓷器、貓熊（57-59）、茶園（143）；隨著城市的漫遊巡禮，阿爾貝帝兼述中國詩人曾經寫景抒情的詩篇創作，例如杜甫、蘇軾等人遭罷黜時期的詩篇，以及李白不朽的舉杯邀明月的酒興、孤寂與憂愁（147）；¹⁷阿爾貝帝自己也觸景生情，聯想到西班牙文藝復興詩人路易斯·雷昂（Fray Luis de León, 1528-1591）遭監禁的歲月。自然景觀裡的黃河、長江（揚子江/藍江）更是令阿爾貝帝驚嘆的優勝美地。從敘述中，他應是搭船（遊輪）渡長江三峽，從詩篇中召喚記憶裡西班牙的山河。第三部分從南部啟程回到北京，再回到現實與歷史的描寫：例如，京劇（191）、1956 年中國大陸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

¹⁷ 這一篇名為〈不朽的酒杯〉（Los Inmortales de la Copa de Vino, 146-152），阿爾貝帝將中國詩人做一番巡禮：提到了蘇軾、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竹林七賢，藉機將李白的詩翻成西文。事實上，阿爾貝帝和瑪利亞·德瑞莎（María Teresa León）在 1960 也合譯一本《唐詩》（*Poesía China*），由 Visor Libros 出版，時間上剛好是訪問中國之後出版的作品。

鳴」雙百萬針；寫到拜訪齊白石，向他致意（181），¹⁸ 並將齊白石比擬為西班牙的畫家蘇白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 1598-1664）；阿爾貝帝讀了艾青寫於1941年的長詩〈我的父親〉，也寫下一首長詩贈送艾青，敘述友誼，歌頌他的詩意（寫詩才華）與詩藝（藝術賞析與繪畫意象應用）（198）。¹⁹ 不免俗地再寫萬里長城（203; 209），並援引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西班牙最受歡迎的自然主義小說家布拉斯哥·伊巴涅茲（Vicente Blasco Ibáñez, 1867-1928）的遊記《中國》（*China*）所敘述的中國經典形象（214）。²⁰ 阿爾貝帝用詩寄情敘景，顯然有別於布拉斯哥·伊巴涅茲的散文書寫，加上阿爾貝帝本身流亡的身分，到了中國異邦，離散遊子的心情自然流露。

從上述三部分的書寫，我們可以看出阿爾貝帝不單純是遊中國、寫中國，他也加入個人流亡的心路歷程，抒情抒懷，召喚家鄉的景致意象，一併寫入詩作。他散發著二七年代詩人薩里納斯（Pedro Salinas）所謂的「易地 / 異地鄉愁」：嚮往見到中國，在中國情境中反觀歐洲（108）。在中國的場域，勾起西班牙鄉愁，也思念起流亡地阿根廷。地理的印象充分展現移情作用。

在此枚舉幾例，來看阿爾貝帝的離散鄉愁和下意識的《帝國之眼》呈現的「自豪」：〈中國聖地〉（"La sagrada tierra de China"）中如此敘述：

我們準備從西面門進入韃靼城。下意識地，就像每個旅人遊客一樣，我想起了馬可波羅。心中揚起了些許自豪。... 那恆常不變的無產階級的藍色調，幾經搓洗的痕跡出來迎接我們。這個藍濡染著我們對《正藍》（*El Mono Azul*）的鄉愁與色彩眷戀，喚起那曾是內戰時我們在馬德里的顏色」。²¹ ... 帝王宮殿的紅色牆垣赫然映入眼簾，天安門大道滿是腳踏車輪子在滾動，儼然是亞洲的哥本哈根。我們在東面門停下來時，就在新橋飯店前，那古老的汗八里大都（Cambaluc），也就是神祕的北京—北方的京城、北方的首都真實呈現在眼前（18-19）。

¹⁸ 阿爾貝帝拜訪齊白石時約莫五月，齊白石於同年（1957）9月過世。

¹⁹ 1957年艾青得子艾未未。前半年先是獲聘成為兩詩刊的編委，後因替丁聆辯護，年底遭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爾後多次被批鬥，直到1976年才又重獲寫作自由。

²⁰ 布拉斯哥·伊巴涅茲1923年訪問中國，以十三章節記述他的中國行，以寫景、寫史和建築物較多，集中在北京（紫禁城、萬里長城、廟宇、黃河、長江），最後在上海、香港、廣東、澳門結束行程。詳見書目。

²¹ 《正藍》（*El Mono Azul*，或純藍，單一藍）是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反法西斯知識分子聯盟支持人民陣線而創刊的週報，以護衛文化為標的，以週報為時限，但不定期刊登。1936-1939內戰期間總共發行47期，但主要集中在1936-1937年間。阿爾貝帝和瑪利亞·德瑞莎都是編輯主力。

阿爾貝帝在初入/出入中國當下，仍不免以歷史情境帶入歐洲的「帝國之眼」殖民心態。韃靼城、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忽必烈時代的汗八里，也就是大都（北京）成為他進入中國的憑藉。一方面要呈現舊中國的威勢（蒙古帝國），一方面要呈現新中國的意識型態（無產階級革命），而看到中國勞工藍領階級，又喚起他內戰時期，在西班牙創立的工人報國、反法西斯論壇報《正藍》，而此情此景，他人已在他鄉異邦。

此外，在〈揚子江之歌〉（”*Canciones del Yang-Tsé Kiang*”）中，迎迓大江大河揚子江（6300 公里），讓他想起家鄉「小溪流」胡卡河（Júcar; 498 公里），然而再小，他卻無法暢懷擁抱。

（夕陽之歌）

1

揚子江河畔

— 那江河多壯觀啊！

洗衣婦擣衣

在山巒的蔭影下

— 那江河多壯觀啊！

母親，屋子懸掛河岸

母親，同樣懸掛的屋子

— 那河流多微小啊！

昆卡省的山巒邊

胡卡河河畔

— 那河流多微小啊！

洗衣婦擣衣

揚子江是黃色的

— 那江河多壯觀啊！

母親，胡卡河是綠色的

可是，揚子江是生命

— 那江河多壯觀啊！

而今日的胡卡河是死亡

穿越揚子江是黑夜

— 那江河多壯觀啊！
穿越胡卡河是白日
可是，母親，在它的眼裡
— 那河流多微小啊！
水流黑暗裡兀自啜泣

胡卡河河畔
我將洗滌我的衣服
因為今日我不能，母親
只好在揚子江畔洗
(96)

7.
是巴拉那河麼？
是我流亡歲月之河嗎？

是它的水流，它的堤畔嗎？
我魂遊夢中嗎？

我奔向索利斯之海麼？
甜蜜海在這艘船上嗎？

我迎迓黃海奔去
寧靜自由，吟誦歌唱。(97)

從詩句裏可窺出阿爾貝帝此趟中國行的心境與流亡阿根廷的逆旅漂泊。阿爾貝帝見揚子江憶起流亡地阿根廷銀河流域的巴拉那河(Paraná; 銀河流域指流經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河灘流域，由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組成)，繼而又憶起西班牙探險家索利斯 (Juan Díaz de Solís) 沿著南美海岸直抵銀河流域河灘的路程，想像尼加拉瓜湖 (又名杜爾西海，即淡海、甜蜜海之意，Mar Dulce) 就近在眼前，像一艘船載著他遊歷四方。當下心境，彷彿有「夢裏不知身是客」之感。然而，江河遼闊，且暫時忘卻悵鬱，奔向大自然的懷抱以抒胸臆。這一部分是《微笑中國》裡最能洞悉阿爾貝帝漂泊流亡的悲情。

《微笑中國》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像遊記的起承和收合，第二部分的書寫有極大部分屬於阿爾貝帝詩人風格的創作。阿爾貝帝用一首長詩〈布宜諾斯艾利斯—北京〉當楔子，敘述全家三口「搭著瓷器的燕子 / 紙貼的蝴蝶 / 前往中國」(7)，而正文則是用〈微笑中國〉詩篇開啟序幕：

中國微笑... 多優雅，
多少美麗的微笑！

黎明微笑... 而太陽
是一個長長的微笑

水微笑... 而田野
是一片長長的微笑

孩童微笑... 而星星
是一個長長的微笑

女人微笑... 而世界
是一個長長的微笑歐

中國微笑... 而世界
是一個長長的微笑

一多新的花朵已綻放
在中國的花園裡。(15)

阿爾貝帝用這首〈微笑中國〉開啟對中國的讚美，一切都是美好，都以笑容迎接。他的蒞臨，感受中國全新，歡天喜地的氛圍。而第三部分最後跋則是用〈微笑中國〉散文為中國之旅畫下完結篇。他寫下一段文字，這些描述似乎是今日的中國，而在彼時——幾乎一甲子之前，阿爾貝帝對中國的「美言」稱頌已映照到今日。

中國的微笑不會從我們眼中消失。我們會小心翼翼將這個微笑帶回我們的國家，在世界的另一端。我們會訴說我們的中國之旅，這個

國家的畫家會畫出「秋天的聲音」。中國現在的聲音是春天的聲音，堅定地和她三千年非凡的歷史相連並永續發展。中國高唱凱歌，昂首闊步，教人無法否認這些成就。... 中國知道他該往何處去（224-225）。

整體宏觀，《微笑中國》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旅行文學。但是，長期以來，鮮人注意，也尚未有嚴謹的學術研究。在阿爾貝帝眾多優異的作品中，這部中國之旅的書寫經常被遺忘忽略。我個人觀察，此作詩藝/詩意篇篇也翩翩，加上阿爾貝帝流亡離散的心情，對照祖國西班牙、流亡地阿根廷，以及東方大中國的氣壯山河，三角地理連結的思索，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流亡旅行文學。阿爾貝帝受邀訪問中國的這段時間，也有其他西班牙、拉美作家受邀（Tsai 169），這一趟中國行顯然非單純的個人觀光旅遊，阿爾貝帝和瑪利亞·德瑞莎在 1958 完成出版這本《微笑中國》或許也有幾分「政治正確性」的作法。誠如蔡淑惠的觀察，瑪利亞·德瑞莎提出對西方國家霸權的批判，責難他們過去對中國的剝削殖民（Tsai: 179-181）。不過，撇開政治因素的歌頌或「偏袒」，單純看阿爾貝帝寫景抒情的詩篇，依然是文學況味十足，二七年代的風華依舊燦爛。

4. 塞拉的旅行文學與在地書寫

今年是 1989 年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的百年冥誕。西班牙各地積極舉辦活動，尤其著重在他的「旅行文學」書寫。塞拉於 1994 年訪台，迄今也已是 22 年前的事。塞拉訪台一週，引起極大旋風，堪稱台灣邀訪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活動最為精采、媒體最為積極的一次。²² 他在台灣和當時臺大外文系蔡源煌教授談論「旅行文學 / 流浪漢小說」，並由聯副製作「塞拉文學周」，翻譯他的作品及刊登文學評論引介，以饗讀者。同時，他接受張大春邀請，參與「縱橫書海」電視節目談文學，在國家圖書館接受輔仁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發表專題演講〈談寫作〉（"El oficio de escribir"）。²³ 積極鼓吹旅行文學的書寫。當今時日，旅行文學在台灣，仍是普羅與學術書寫研究的顯學。

相較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塞拉訪台的時間最短，也沒有真正所謂的「悠閒旅遊」，他參觀中研院的民族學博物館，想起了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石窟壁畫，直覺人類不只是有共同的祖先，更有共同的遺產。他喜愛中國文字之美，從文化和民族特性斷言：未來人類將只剩下四種語言「中文、英文、西班牙文、

²² 塞拉訪台一週，由吳經國奧林匹亞基金會邀請。

²³ 雖然後來因天氣濕熱，行程緊湊而身體不適，取消演講。整篇演講有中文翻譯給現場數百位讀者留念。因為身體微恙，另一場作家座談會也取消。但「塞拉文學周」（6月28日-7月2日）的全版刊登引介，算是臺灣報界空前絕後，加深讀者的認識，啟發興趣。

阿拉伯文」。他返回西班牙之後，在 *ABC* 報專欄「早晨的色彩」(El color de la mañana) 寫了一篇臺灣行心得〈福爾摩沙之旅〉(”Viaje a la isla de Formosa”)，他先替臺灣「正名」，提到「葡萄牙人叫它福爾摩沙，我們西班牙人叫它「萬聖徒」(Todos los Santos)，而他們，身為主人和居民，叫自己是臺灣」。文中他還盛讚「臺灣是這世界上最後一個有禮貌的堡壘」。同時，在這篇文字裡，塞拉替臺灣發聲：「我們西班牙人假裝不知道中國有兩個體制，我們也不了解台北比北京走在前面超過 60 或 80 年」，「台灣只比加泰隆尼亞大一點點，摩托車比腳踏車多上百倍、女士怕曬黑撐洋傘....」。文末的敘述接近日常生活習慣的觀察。他雖然跟讀者承諾會繼續在專欄寫，但是後續可能身體健康因素，也可能像他所說「七天在台灣，有一天在醫院」，也不可能有太多了解。因此，塞拉的臺灣見聞尚未形成所謂「旅行文學」的篇幅與格局。然而，塞拉他本身的旅行文學寫作特色，卻值的我們鼓吹與學習。正如前面提過的徐鍾珮與三毛的旅遊書寫，與塞拉對旅行書寫的詮釋與界定相當吻合。

值的注意的是，塞拉的十一部旅行文學作品，全數為「沿岸之旅」：描寫西班牙景致人物，一步一腳印履行西班牙「流浪漢文學」的特色，塞拉猶如吉訶德一般在地行旅，以「流浪漢」或「旅人 / 旅行者」自稱。根據 Pozuelo Yvancos 精闢的研究 (Cela 1993: 36/43/46)，他認為塞拉的遊記特色主要有幾點：(1) 旅遊區域特色一致，例如「亞卡利亞」、「加利西亞」、「安達魯西亞」...以自治區或地理景致為本；(2) 隨性/興觀察記載，不預設計畫，也不刻意以歷史佐證，彷彿拼圖遊戲；(3) 以小說的形式刻劃遊記人物，更見鮮活；(4) 敘述直接、簡潔，自然純真，但不失為正義發聲的筆觸，因此「小人物」是遊記關注的主角；(5) 幽默詼諧的口吻：遊記若沒有幽默的筆觸，旅遊形同照表抄課，毫無創意與趣味，更無心得與新得。我們在談論三毛的流浪文學時，提到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她的作品，而我個人淺見認為，深入了解西班牙的旅行文學與流浪漢小說的特色，可以找到比較的切入點，從中發現三毛的書寫除了她個人的才華與魅力之外，有著濃濃的西班牙流浪漢文學的風格。

今年紀念塞拉活動中，可以發現他對於旅行文類的貢獻根植於在地的反思，日常生活的實踐。我分別於 2016 年 5 月 6 日，6 月 10 日兩度參加西班牙瓜達拉哈拉的「塞拉旅行文學」座談會，談論西班牙和台灣的旅行文學、塞拉在台灣的行旅點滴，以及《亞卡利亞之旅》中譯，瓜達拉哈拉的讀者與人民雀躍，聆聽中，彷彿他們已經走入中文的口述旅行文學，這就是流浪漢文學裡書寫的「日常生活」。《亞卡利亞之旅》在 70 年之後，曾經被寫進去的人事物，或是年輕世代閱讀塞拉筆下所描述的自己的長輩、鄉親、故鄉，會從字裡行間去思索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文地理、自己所處的位置與成長的地方。正如前面塞拉的〈福爾

摩沙之旅〉一文，22 年前的觀察與文字書寫，今日我們看來，台北是不是遠遠比北京走在前頭超過 60 或 80 年，很值的我們深思，有了這樣的旅行文學記載，讓我們警惕，也讓我們喜悅。環境與文化的認同感與融合，尋求「明日的色彩」²⁴日新又新，才是接觸地帶與旅行書寫最終的意義。

三、結語

誠然，近代往來中國、台灣、西班牙的旅人作家不僅僅只是這四位，書寫旅遊心得或是記載異地風情者更是所在皆有。然本演講的初衷，一方面因應時代大事紀—西班牙學術界與文壇紀念塞拉百年活動；一方面因應大會主題的中西交流—旅行文學所含括的意義逐漸延伸擴張，以及我個人對此四位作家與作品的了解與研究；一方面也是將個人近年學術研究反思整理。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塞拉，兩位西行，兩位東進；兩位女作家，兩位男作家。有中國、臺灣、西班牙的三角關係。交流不光是往來，更應該透過書寫，透過研究，將交流形諸文字見證。相信西班牙與東亞的未來，透過現代的行旅—非殖民、非征服、非暴力的接觸地帶，讓「東風·西風」的氣流更和諧交融，讓中西文化更進 / 近一步，再造文藝復興塞萬提斯在《吉訶德》中所敘述的「中國皇帝想閱讀吉訶德」，再造菲利浦二世貿易興致與好奇：「從中國帶回絲的種子在西班牙培植耕種」，²⁵再造更多的「回音與共鳴」(Echo—三毛)。

²⁴ 此處引用西班牙文“mañana”這個字的陰陽性所代表的意義。“mañana”（陽性）是指明日，未來；“mañana”（陰性）是指早晨、上午。塞拉的專欄使用陰性“la mañana”，因此是早晨的色彩，我援引改成陽性，期許明日的色彩更加璀璨。

²⁵ 1997 年我在西班牙塞維亞「印度檔案總館」查詢台灣史史料時，發現此份資料如此敘述。史料編號未能詳載。

參考書目

西文書目：

- Adler, Judith. "Travel as Performed A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898): 1366-91.
- Alberti, Rafael. *La arboleda perdida*, 1-3, Alianza Editorial, Madrid, tomo 1-2, 2002; tomo 3-1999.
- Blasco Ibáñez, Vicente. *China*, Gadir Editorial, Madrid, 2011.
- Borao, José Eugenio. *España y China, 1927-1967*, Central Book Publishing, Taipei, 1994.
- Cela, Camilo José. *Obras completas*, tomo 11, Ediciones Destino, Madrid, 1989.
- . *Viaje a la Alcarria*, introducción de José María Pozuelo Yvancos, Austral, Espasa-Calpe, Madrid, 1993.
- . *Páginas de la geografía errabunda, Obras Completas*, tomo 11, Madrid: Ediciones Destino , 1898 .
- . "Viaje a la isla de Formosa", El color de la mañana, *ABC*, 1994. 09. 04.
- Chang, Luisa Shu-Ying. "La picaresca española en San Mao y su eco en Taiwán y China" , XLV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21-26 de julio, Jaca, España.
- . *Viaje a la Alcarria: en torno a la tradición picaresca y la teoría de viajes moderna* , Nuevos caminos del hispanismo..., Eds. Pierre Civil / Françoise Crémoux, Iberoamericana·Vervuert, Madrid, 2010, p.p. 97-105.
- . "Exilio, nostalgia, China — *Sonríe China* de Rafael Alberti", Enseñanza del español en Taiwan: Desafío y perspectivas en el siglo XXI , 30 de mayo de 2014, Universidad Fu-Jen, Taipei.
-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élix (2008): *Mil mesetas: Capitalismo y esquizofrenia*, Traducción de José Vázquez Pérez con la colaboración de Umbelina Larraceleta, Valencia: Pre-Textos.
- Jiménez Gómez, Hilario. *Alberti y García Lorca. La difícil compañía*, Editorial Renacimiento, Junta Extremadura, 2009.
- León, María Teresa; Alberti, Rafael. *Sonríe China*, Jacobo Muchnik, Buenos Aires, 1958.
- Pratt, M.L. *Ojos imperials, Literatura de viajes y transculturación*,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0.
- .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Ways of Reading*, 5th edition, ed. David Bartholomae

- and Anthony Petrofsky,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99.
- Ortega y Gasset, José. *Notas de andar y ver. Viajes, gentes y países*, "Nota preliminar" y edición de Paulino Garagorri, Alianza Editorial, Madrid, 1988.
- Salinas, Pedro. *La poesía de Rubén Darío*, Seix Barral, Barcelona, 2003.
- Sanmao, *Diarios del Sáhara*, Rata, Barcelona, 2016.
- . *Diarios de Las Canarias*, Rata, Barcelona, 2017.
- . *Diarios de ninguna parte*, Rata, Barcelona, 2019.
- Tsai, Hilda Su-Huei. "¿Sonríe China?", *Actas de AEPE*, España, 2005, p.p. 169-182.

中文書目

- 三毛。《心裏的夢田》，「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台北：皇冠，2010。
- 。《撒哈拉歲月》，「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台北：皇冠，2011。
- 。《思念的長河》，「三毛誕生七十週年紀念」，台北：皇冠，2012。
- 。《夢中的橄欖樹》，「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台北：皇冠，2010。
- 。《稻草人的微笑》，「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台北：皇冠，2011。
- 《追憶西班牙》，徐鍾珮，台北：純文學叢書，1976。
- 徐淑卿。〈帶著文學的靈魂去旅行〉，〈開卷周報〉，台北，1997. 4. 17。
- 陸士清、楊幼力、孫永超。《三毛傳》，台北：晨星出版社，民 82。
- 張瑞芬。〈文學兩「鍾」書—徐鍾珮與鍾梅音散文的再評價〉，《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瑞騰主編，文資中心出版，中央大學中文系編印，2003 年，頁 385- 424。
- 塞拉。《亞卡利亞之旅》，張淑英譯，台北：皇冠，1995。
- 張淑英。「塞拉文學周」，聯副，1994 年 6 月 28 日-7 月 2 日。
- http://homepage.ntu.edu.tw/~luisa/escritores/cela/semana_cela.htm
- 。〈西班牙文化觀光與區域發展〉，《歐洲聯盟文化政策之脈絡與實踐》，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策劃，專書主編：劉以德，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 2 月，頁 139-177。
- 費勇。《這樣一個女子三毛》，台北：雅書堂文化，2002。
- 賴雅慧。《女性空間旅行經驗研究 — 以 1949-2000 年臺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 應鳳凰、黃恩慈。〈擺盪於理性與感性間——徐鍾珮〉，五 O 年代文藝雜誌及作家影像資料庫，<http://t1m50.tw1.ncku.edu.tw/index.html>。
- 鄭明嫻：〈一個女作家的中性文體—徐鍾珮作品論〉，《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 年，頁 311-336。
- 薩依德，《東方主義》，王志弘等譯，傅大為，廖炳惠，蔡源林校訂，台北：立緒出

版，1999。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台北：時報出版，1999。